

武汉封城日记 | 第四十三天

Original 阑夕 阑夕 6 days ago

有人把我的日记一篇篇的都打印了出来，用活页夹装帧成册后发给我看，说要一直保存下去，纪念这段不能也不该被遗忘的经历，这让我很感动。

也有人抱怨说日复一日读起来审美疲劳了，这让我的小心眼有点发作，用不着提醒，我自己早就疲劳了，被实质性的软禁一个多月，每天的活动范围不超过20米，连食谱都不能自主决定，计划要看的话剧、要去的海岛、要学的课程全都他妈的作废了，换成是您，您倒是表演一个不疲劳给我康康？

我也想在繁花里欣赏春光的绚丽，然而实情非我所能，也只好竭尽全力的从枯叶中寻找发芽的踪迹，这算是仅有的积极情绪了，武汉市的每一个人，大概都是如此的宽慰和鼓舞自己，苦苦度过这段这辈子都不想再来第二遍的焦灼日子。

之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武汉可以封城但不应成为孤城，是因为我明白距离感会成比例的削弱共情，随着胜利的印章一层层的盖上去，那些折损就很容易沦为这个时代微不起眼的注脚。

就好比说后世对于「波尔金诺之秋」的浪漫化叙事：年轻的俄国作家普希金在回乡继承家产时受到霍乱来袭，不得已而被困在那个名为波尔金诺的小村庄里足足一个秋天，但是这次波折反而成就了他的专注创作和灵感爆发，为人类文化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思想瑰宝。

事实上，根据俄国的官方数据，那场霍乱夺走了境内接近20万人的生命，被很多人以为借机闭门专心写书的普希金其实前后三次申请逃回莫斯科，都被检疫站给拦了回去，他写了一取以死亡为主题的咏叹「鼠疫流行时期的宴会」，以青年的放浪形骸对抗死神猖獗的瘟疫，而在同一时间的圣彼得堡，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正在街头怒斥不堪压迫发动暴乱的人民，街头燃起大火，鸦群四散飞走。

和薄伽丘在「十日谈」里设定的相仿，缺乏现代技术背景的文艺创作史对于疫灾的处理都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被动洒脱，既然无力抗拒，那就只好终日不羁作乐，用大喜大悲的彻悟迎接命运裁决。

而文明的进步，就在于我们可以不必继续沉湎于浪漫化的修饰，无论是歌颂直面生死的勇气还是所谓因祸得福的复盘，都是多余的，唯有解决那些曾经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辜负的，对么？

既然说到普希金了，你们可能也想知道他当时是为什么要回老家继承财产吧，那是因为我们的带作家彼时深陷爱情之苦，为了迎娶未婚妻，他想到了父母的庄园，就跑回来办过户手续，只为获得能够取得女方家庭认可的资产。

看吧，为了结婚，连普希金都这么拼了，你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第四十三天。